

# 塞

是塑膠袋。傅安的視線向下游移，她先是看見了青蔬三明治的印刷字樣，然後是沿著深藍色隸體向外延伸的，啣咬著袋口的十根手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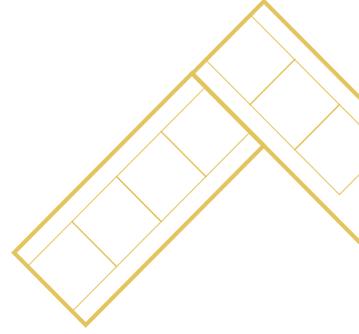
指節蜷起，泛白的冬季於皮膚紋理間緩慢舒展開來，她吐出雙唇那一節溫熱的塑膠袋，想起晨起時竟然略過了擦護手霜的步驟，瞧自己，最近對保養好像怠惰不少。

因為出神而將早已吃淨的三明治袋放入口中咀嚼的這件事，今天不曉得已經發生幾次了。她小心翼翼地將雙手攔回腿上，塑膠摩擦的聲音卻無法避免地四溢而出。

「阿姨，妳需要丟垃圾嗎？」聲音從前方來，清澈的嗓音，她視線提起，落在一雙結實且骨節分明的麥色手臂上，半截臂膀匿於捲起的寶藍色毛衣中，很陽光的模樣。「前面有垃圾桶，我幫妳丟好嗎？」

她低頭望向自己穿的毛衣，先是微微頷首，然後又連忙搖了搖頭。

「沒關係。」她摩挲著三明治袋口沾染的紅色唇膏，將整個



袋子捲起，連同手心的汗一起塞進手提編織袋之中，和著另一只登山背包緊擁懷底。

「謝謝。」

反正頂多再四十分鐘。她想。

面對車窗，一張半透明的臉倒映在玻璃表面，流動的車水城景以一種適當的速度穿過她的五官。她一邊倒計時間一邊以手錶確認，反覆調整著數算的節奏，這樣的作法彷彿為這趟路程的盡頭製造了某種盼望。

車輛沿著交流道進入了高速公路，好一段時間（十分鐘或十五分鐘），她試著維持相同的姿勢，如同車道旁的護欄般隱含婉拒的勢態，車內的音樂聲不算很大聲，但恰好能掩飾無處不在的生份。

此時此刻，她理應回憶一些年久沉下的事件，反覆梳理。或許是今日起得太早，東忙西忙的，她的腦袋並不聽使喚，只是不斷空泛地運作著。一會她想起了出門前忘記幫丈夫煮好一壺熱水；一會想起冰箱那瓶牛奶已經過期三天；今早的報紙忘了折起

國際財經版那幾頁，不對，那份好像是昨天的報紙；棕色皮鞋有沒有拿去陽台曬？曬了曬了，還好，不然他又要碎唸一頓。

不，其實近年來他也已經不太唸了。

傅安呼出一口氣，輕柔地梳理身上的毛衣，一樣的寶藍色瀉瀉於指縫間，雖然有些舊，但至少保暖效果是好的。

還記得這件是買一送一的時候阿哲提議要買的，沒想到男生的版型套在自己身上也不太違和。

以往丈夫總是會告訴她，穿這件紅色洋裝好，或是，妳最近好像變胖了，小碎花裙就別穿了吧，顯胖。但近幾年他不愛管這些了，應該說，幾乎什麼也不管了，就連她說要跟專科時期的友人出門兩天一夜，他也沒有多說什麼。

陽光透著玻璃曬亮她的半身，周遭漂浮的塵埃因而有了形體，像霧水般勾勒她的身體。她眯起雙眼，凝視著沒有表情的倒影，試圖回想自己究竟是哪一年結婚的，卻怎麼也想不起來，只記得那一年她還沒有半點皺紋，連腰都沒有任何贅肉。

心頭一陣滾熱襲來，丈夫的神情似乎映在了窗面，無欲無念的眉眼唇耳，看起來好慈悲，傅安揉了揉眼睛，還來不及細究，車後幾道喇叭聲炸裂般亂竄，迫使她回過神來，銳減的車速迫使她的重心急速前傾，背弓，身體蜷起護住膝上的物袋，她身弦緊繃，直到整個空間完全定格。

「對不起阿姨，妳有沒有怎麼樣？」

她重新端正身體，膝蓋併攏，視線再次迎向聲音的來處，麥色枝桠的手臂摺起近似V字的角度，雖然依舊是面朝前的駕駛姿勢，但傅安可以感受彼方餘光流露的懇切。

這個年輕人她以前見過幾次，是阿哲大學的學長，叫什麼軍德，她也是前陣子才知道是軍人的軍、德性的德，畢竟過去幾次碰面，都只記得阿哲喊他阿軍。

「沒關係。」嘴裡的倒數早已掉了邏輯，看向手錶，四點三十五分。數字沒有任何含義，但時間有那麼一瞬是停滯的。

阿軍從駕駛座伸出右手，在車用音響的面板撥弄著，扎耳的雜訊彈出並持續了好幾秒，模糊的人聲消滅又重生，永遠都聽不清楚在講什麼。

「阿姨，我們可能會慢一點到，好像塞車了。」阿軍特意把交通實況複述了一次，兩枚指甲整齊的手指拈著旋鈕，將訊號聲一點一點收攏乾淨，接著點了一下車內循環的按鍵。

「噢，好。」傅安應了聲，探頭從擋風玻璃望出去，道路三線果然塞滿了停滯的車輛，車頭緊銜車尾，沒有縫隙地相連成串，一直連綿至遠方坡道的盡頭，鑲上冬日清冷的陽光，倒有點像河岸結纍的蠣貝。

不曉得是否因為車速停滯的緣故，傅安四散的思緒一下全回到了眼前，她原想問會慢多久？但她隨即意識到這是個傻問題。

看著阿軍探頭來回查看前方的車況，傅安感到有點手足無措，心裡的準備一下全被打亂了。她又看了一眼手錶，四點

四十五，或是四十六分，總之時針與分針之間就是那麼點距離，好像根本不會動似的。

怎麼人都出來了，她還是有種坐立難安的感覺。

往常這個時間，丈夫會結束他的慢跑，淋著一身臭汗坐到餐桌另一端，他會說喂，一起來吃，然後遞給她一袋豆漿跟油條，然後語氣平淡地告訴她一起跑的那個阿忠先生兒子現在做些什麼什麼，前陣子聽說結婚了，老婆是基督徒，辦的是西式婚禮，要先在教堂走完儀式才可以去吃飯，最近好像是買房子了，娘家贊助頭期款，買在市中心的大樓裡。一棟幾戶，坪數多少，丈夫似乎都記得一清二楚。

每次她都想問，這個時間都準備要吃晚餐了，怎麼還想吃什麼豆漿油條，但她每次都沒說，只是兀自安靜地吞下所有餐點。

深深吸了一口氣，茉莉氣味的芳香精自鼻息拔上天靈穴，她開口說：

「你，要不要打電話跟阿哲說一聲，怕他擔心。」

後照鏡裡，阿軍的臉龐輕微的側了側，對她而言，那樣的動作帶有困惑及猶豫的暗示，但或許是出於其教養，並沒有任何眼神落到傅安身上。

「啊，好，我打給他。」

嘟嘟聲自阿軍的指縫間傾洩，嘟——嘟——嘟，拉的極長而瞬弱的尾音總讓她錯覺下一秒就要迎來什麼，但事實上並沒有

任何談話得以開啟，阿軍總在語音唸至對不起，您的時候掛上電話，他會順手將手機翻至正面看一眼，然後再次撥號。往復數次以後，他停止了撥話的動作，在螢幕上敲打一陣，把手機擱進置物籃，撞出一串硬幣跳動的叮噠聲。

「阿姨，敏哲可能是在忙，最近太多雜務要處理了，我傳訊息給他了。」他將音響的聲量緩緩調高，又忽然調至最底「還是阿姨要打一下，說不定他看到是妳打的就接了。」

編織袋的提繩正輕巧繞過她左手的食指與中指，形成了一枚假性的結，沒有動作的話說不定也跟死結一樣。她望向枕在左膝上的手機，螢幕恰好亮了，一條訊息彈出，另一條訊息掩蓋，伴隨通知音不斷跳入瞳孔。

牛奶過期要丟嗎 她瞥見這樣的句子。

丟掉 她回覆，然後闔上手機。

「沒關係，就讓他忙，他從小就這個樣子。」傅安吐氣，提繩的結鬆泛，她闔上雙眼。

「小時候就怎麼樣？」車子緩慢向前了兩步，然後再次煞住。

沒有意料到阿軍會順著她的話說下去，她遲疑了一番，直起身體，說：

「他齣，平常沒什麼耐心，但是遇到想要做的事情就停不下來，打電動、打球，一旦給他沉迷，吃飯什麼的都不管，唸過他好幾次了。」

可我的話他哪肯聽。

傅安收住了最後一句話，她不想讓自己像是在抱怨。

「他做事情真的很認真。」阿軍點點頭「有一次我們家。唔，他房間的電風扇壞掉了，我跟他說那台已經很舊了，再買新的就好，他居然說他要修修看，結果整個晚上都在修。」

傅安發現阿軍話即使說得快也非常有邏輯，聲調線條都維持著某種平衡感，她不知不覺便仔細聽了進去。

「後來有沒有修好？」她問。

「沒有，越修越糟，他把整台電風扇拆開來，結果根本組不回去。」阿軍撓撓頭，懊惱的口氣裡挾帶了一點笑意「最後還是把整台丟掉了。」

傅安點點頭，偷眼打量著阿軍的側臉，他的顴骨突出，骨頰邊的酒窩因此顯得深邃，杏色框底一雙瞳仁相當有神，定睛地審視一眼無際的車流，兩手扎實地握緊方向盤，看不出一點賣弄或煩躁。髮型想來是剛剪過吧，經典的男生五分頭，鬢邊延伸至唇邊打理的非常乾淨，沒有一絲雜毛，所有既熟悉又陌生的特徵讓她有些神往。

人家都說如果住在一起會越來越像，不只個性習慣，連長相都會逐漸變得相似，那麼，不，只是恰好罷了，男孩子跟男孩子也就幾種髮型跟打扮，本來就差不多那樣，畢竟這麼多年過去，也從來沒人說她跟丈夫長得相像，這個說法一點也不可靠。

注意到後視鏡裡阿軍挑起又落下的視線，鏡像裡的她微仰起

頭，與那張熟悉又陌生的臉短暫平行，她不著痕跡地後撤身子，直到脊骨貼服椅背，皮質的座椅發出唧的一聲，她皺起眉。

「阿姨，妳要調整座椅嗎？會坐起來比較舒服。」阿軍說。

「不用，這樣就好。」

車陣又前進了一點，緩慢的車速讓周遭的一切充滿了浮躁感，被打亂時間表的駕駛們緊張兮兮地貼緊前車，不願露出半點得以插隊的破綻。偶爾她會聽見幾道喇叭聲，急促的按壓似乎也只是一種無意義的宣洩，無法扭轉任何現況。所有的人被剪成了一片一片的拼圖，即使彼此代表的景色並不相同，也可能被強制分配在同一個方塊裡，無所遁逃。

其實她大有機會避免此刻的尷尬境況，她與阿軍。但當初阿哲說了，請人來載她會比較舒服，語氣那樣的客氣，她也實在不好拒絕。說起來，她與兒子間建立的默契停滯在那麼多年前，如今她雖仍作為母親的身份，但說話也不能免於客氣，對於阿哲的人生、選擇、命運，她只是客人而已。

「你跟阿哲，是大學的時候認識的嗎？」傅安說。

「對，大學的時候。」阿軍點頭。

「同系嗎？你是唸什麼的？」

「不是，我是讀哲學系的，跟敏哲他們也是在同一棟大樓上課啦，只是我跟他是社團認識才慢慢變熟的。」

「哲學系喔。」她咬了聲，抵住嘴唇，收住即將出口的那個爛問題，然後話鋒一轉：

「你是北部人嗎？阿哲好像說過你不是喔。」

「我是南部人，我老家在很鄉下很鄉下的地方，說出來都沒人知道。」阿軍笑了兩聲，很制式的笑。

「啊你畢業怎麼沒有回家？就一直留在北部喔？」傅安發現自己可能不是真的想說話，但對話停止的瞬間，她經常有一一的，像是寂寞的感覺，她對此很敏感，似乎自己大半輩子都在經歷這種語境。

阿軍沒有馬上回答，他抬起手，用三根指頭輕輕摩挲著後照鏡懸掛的護身符，從符身滑至鑲珠的豔紅流蘇，像是撫摸血管的紋路似的。

三枚金紋的字顯露出來，和天宮，不知道是哪裡的廟，以前阿哲小的時候，她也經常帶著他去拜拜，央求他把自己的姓名生辰地址完整放入禱詞之中，祈求一生平安順遂、身體健康、家庭和樂。

其實她也不是迷信，只是覺得這是她所能給予兒子的，攸關一生的支持，可惜阿哲長成後自有一套說法，什麼人生是自己決定的，相信神明也不能改變什麼，再也不肯陪她走廟。

阿哲到底是善變的，上一次她摸到他的名字，也是那樣金紋的，印在香噴噴的紅紙上的，可是Jim是誰呢？她記得幼兒美語班的老師明明給阿哲取了Leo之類的。

「因為，回家，怎麼說呢，在南部……」阿軍開口了，幾個字纏在一起，支支吾吾，還沒說盡就被傅安打斷：

「不好找工作餉。」她的嘴角微微抽動「阿哲他也是這樣說啦，所以畢業之後就留在臺北工作沒有回家。」

「是啦，其他地方機會真的比較少。」阿軍嘿了兩聲表示贊同「尤其我跟阿哲的工作類型，北部選擇比較多，也比較理想。」

「阿哲上次說他上班那邊很熱鬧，我記得他之前跟我說，好像說是賣書的。」傅安說。

「那個，沒有啦，敏哲換工作了，現在在畫廊的行銷當組長。」阿軍輕輕轉動腰部，隱晦地伸了個懶腰，然後坐定，他是想到什麼似的，補充道：

「是最近才換的，才剛進去沒多久，他說上一份太累了，一直加班。」

「噢，那這一份呢，還會一直加班嗎？」傅安的語氣停在疑問之前，聽起來有些彘扭，她實在不想讓自己一直發問，但話已出口，她還是只能靜默著等待回應。

「阿姨別擔心，他最近沒有什麼加班，都是在忙一些有的沒的啦。」阿軍伸手撓頭，指甲搔刮黑髮窸窣的響「這次忙完之後會空閒一點，我再叫他回老家住幾天。」

傅安正想附和說好，但想了想還是什麼都沒說。

前方的車子忽然向前移動了數米，流暢如斯宛如即將終結塞車的氣勢，阿軍打成D檔也跟著催上油門，可不過幾秒的時間，車速再度下降，歸零，靜止。

傅安幾乎都能聽見輪胎逐漸煞止的砂石摩擦聲，像是指針一點點撫過她未知的器官。汽車運轉的噪鳴大多數時候很容易被忽略，但傅安此時聽得很清楚，參雜在閃黃燈的噠噠噠之間，有一道像蟬鳴一樣的引擎聲。

身體因為慣性朝前頓了一下，傅安雙眼目視著前座的椅背，側臉向外是漸漸紅去的昏陽。她低眼瞥了一眼手錶，已經五點二十。

「這條路常常這樣塞車，今天運氣不好。」阿軍可能是發現她在看時間，苦笑著說「人家不是都說塞車幽靈嗎，就是無緣無故的塞車，一台車的車速可以影響好幾十台車。」

「好像有聽過。」

近日天氣越發冷了，天色也暗得很快，抬頭望去，一幀幀流轉的雲層吞沒天邊遠來的陽光，藏藍色倒映的瞳孔彷彿有魚群湧動，它們朝著哪呢？混沌俗世的大海，或護欄處點亮的一盞路燈？

不到一會便是來日的前哨了，一段路被稀釋的好長好長。

「阿姨，你想聽什麼音樂嗎？我可以放。」阿軍說。

「不用不用，你放你們平常愛聽的就好了。」傅安說。

音樂響了，明媚的前奏四面八方地敲打車身，傅安隨意聽著，直到聽到了人聲才發現是自己也認識的歌。

關掉所有音樂，傷心的語氣太強烈，我甚至不想跟你道別……

「你們平常都聽這種歌嗎？這首歌很老了欸。」她止住意欲律動的身，語氣平穩地問。

「蠻常聽的，因為敏哲說他最喜歡聽老歌，所以歌單裡面大部分都是九零八零年代的曲風，他說新的歌都聽不慣啦。」阿軍語氣故作無奈。

「你會不會覺得很難聽？」

「不會啦，就是整個聽起來比較有年代感，不過比起歌的本身，敏哲聽歌的樣子還比較有趣，怎麼說，很專心的感覺。」

「這些都是阿姨以前在聽的歌。」

林慧萍的〈等不到深夜〉那年還是專輯同名的主打歌，具體幾年雖然她也想不起來了，不過這首歌她真的聽了好多年。還記得阿哲大一還大二的時候吧，全家開車去溪頭玩，丈夫說聽不了這種音樂，節奏太慢了會睡著，阿哲就偷偷把一隻耳機分給她聽，林慧萍、南方二重唱、芝麻與龍眼、王菲、彭羚，他一個小孩子也聽得唱得有滋有味，聽他說這種叫作老靈魂，真是黑白講，如果靈魂也會老去，人也太可憐了。

她是不是跟阿哲說過這些歌是媽媽的青春。

怎麼可能，她哪說得出這種話，太尷尬了。

那是最後全家出門的那次嗎？

不，一定不是最後那次，那次沒有塞車。

天空幾乎全暗了，前後車的車燈幽幽點亮，發紅的雙眼一層

一層向前疊進，依舊是一道無盡的風景，如若不是綠色交流道指示牌的對照，她甚至都無法相信他們正持續前進。

「阿姨，妳會肚子餓嗎？現在這個時間，也差不多要吃晚餐了。」阿軍說「我這邊還有一點餅乾，解饑用的。」不知道沈默了多久，阿軍的聲音忽然傳了過來。

聽著阿軍客套的問句，傅安下意識撫摸懷底的編織袋，微微的暖意爬上指尖。

「你們有這麼早吃嗎？」傅安說。她確實到了該吃飯的時間，人家說吃晚了就會胖，都有科學研究的。

「我們都會吃晚餐啦，晚餐會吃多一點，早餐就蠻少吃的。」阿軍說。

「你們這樣，應該還是外食比較多齣？」

「沒有啦，現在敏哲都會煮飯，我有時候也會幫忙。」阿軍說「今天他說要煮給妳吃，應該正在煮吧，等等一起吃。」

傅安的掌心停在編織袋的側面，與一朵絢爛的玫瑰重疊一塊，聽說這叫蝶古巴特，現在學生們家政課的時候好像都會做。

「真的喔，我以前都會唸阿哲，三餐還是要正常一點，飲食要均衡。」

「大學的時候我媽也都這樣跟我說。」阿軍打哈哈。

傅安不確定他們之間的話題是否還有延續的可能，手機的通知音再一次響起，打亂了她的思緒。

我的條紋黑色襪子放在哪裡

保暖的那雙

尚未調暗的螢幕十分刺眼，包覆著眼珠，有種灼熱的痛感。

她快速地輸入都放在白色櫃子第三層左邊，然後再次關上手機。

音響正在播許茹芸的我依然愛你，芸式唱法的嗲氣聲雖然澎湃，但似乎只適合一個人的時候聽，他們維持著對角的關係，任憑前車赭紅的光影剝離他們的臉龐然後重新覆蓋，黑暗的那一瞬間沒有任何人的表情會被審視。

究竟車陣何時活絡起來，如何活絡的，跟塞車的原因一樣費解。彷彿只是某一次的湊巧，一次的機運罷了。

傅安暗忖，阿軍說什麼塞車幽靈，就是因為根本不存在才叫幽靈。

朝向三號出口方向行駛著，阿軍打起方向燈，緩慢地穿過車陣，切至外車道上，隨著一輛國道客運駛進交流道，長長的彎道裡她輕挨著車門，看著窗外的山坡被裁成平整的矩形，一格一格被拋在畫面以外。

路況變得順暢以後，她與阿軍不約而同地舒展著筋骨，車流導入平面道路，鮮豔的招牌告示取代發亮的星火，紅紅綠綠地塗抹行人的面容，阿軍似乎有意趕路，不僅速度加快了一些，走的也都是些雜弄小路，左拐右彎她幾乎搞不清楚方向。

車內循環被關閉了一陣，冰涼的空氣混和著不知名的香草味尖針般扎入，她被茉莉花香消磨殆盡的嗅覺再次甦醒，同時也喚醒了長時間塞車的尿意。

手錶顯示時間為六點十五，比預計的時間晚了不少。她聽見阿軍小聲地說，阿姨，大概再十分鐘就到囉，大概是以為她睡著了吧。

事實上比起稍早的昏昏欲睡，她此刻清醒得很，明明車內的溫度恰到好處，但她的手心仍不斷冒出汗來，也分不清楚究竟是心裡緊張還是膀胱裡的尿意，不對，她只是見自己兒子何必緊張？

可能只是因為塞車的緣故吧，傅安經常想，如果阿哲那年不是剛好在車上說那些有的沒的，如果換成了一座公園，一家咖啡廳，如果他們都有地方可以四處逃竄，那麼。

「阿軍，你父母。」

「什麼。」

「你父母，他們會來嗎？是明天中午嗎？」傅安說。

「他們喔。」阿軍說，滿滿的鼻音「他們週末好像都固定排活動，抽不出時間，應該不會來啦。」

傅安點點頭。

「那他們知道阿哲嗎？」

阿軍從副座前的抽屜抽出兩張衛生紙，順便詢問傅安需不需要。她擺擺手。阿軍微欠身，拱起肩胛擡起鼻涕，雖然感覺得出他盡力降低音量，但許茹芸的歌聲依舊被掩了過去。

他將身體側向車門的方向，放下一點車窗，又抽了一張衛生紙。他的口氣裡有種虧欠的笑，對不起阿姨，冬天過敏，有時候會一直流鼻涕。她說，沒關係，人家不是都說要吃益生菌嗎，你們網購都很好買啊。阿軍張嘴，似乎要說什麼，但還沒說出口，又是一聲哈啾。

沒想到只不過是冬天過敏，人看起來都這般孤獨。冷風灌入窗的縫隙，連同幾滴水珠輕啄著她的皮膚。是雨嗎？傅安想著，禮貌性地避開注視的眼神，空間裡只有阿軍一擤一擤的抽鼻子聲不斷迴盪，那股聲音聽起來就是不會停的，只會越來越大聲，大得好像她耳裡傳出來的。到底為什麼會這麼相像？印象裡的男孩也是成天蹙起眉宇，一冷就按三餐吸鼻涕。以前她總是大聲喝斥他，張敏哲，張敏哲你趕快去擤出來，這樣有夠難看。

她其實沒有生氣啊，但為什麼要那麼大聲說話？那是幾年前的事了？說不定仔細算算也能算出來的，但傅安只是不斷想著，當時的阿哲，還沒真正抵達臺北的阿哲，恐怕還是像自己多一點。

傅安覺得小腹都是水，腦袋什麼都想要，什麼都想說，如果此時阿哲在這裡，一定會問她幹嘛硬要問。他的說法每次都讓她百口莫辯，她會說，因為想瞭解阿軍嘛，不然她還能怎麼辦。她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她在家裡翻到那張合照，她的困惑遲疑慌張也是一種硬要嗎？阿哲的表情看起來好事不關己，甚至沒有一點解釋或辯解。

看著阿軍將用過的衛生紙包入一張全新的，整齊地塞進置物

盒的深處，他的鼻音很重，說以前大學的時候，社團同學有一起去家裡玩過一次，應該有看過。

車輛停在一巷子口的紅綠燈前，明明四周都沒有人，紅燈居然要等九十秒。

阿軍轉過頭來，指了指前方巷子右側的一棟華廈，看起來黑乎乎的一棟。他說，我們就住在那裡。那是她今天第一次看見阿軍的正臉，也是黑乎乎的。

當天究竟說了什麼，一切都好像被沖到記憶的深處了，只記得話題好像結束在幸福兩個字上，阿哲問她，所以她很幸福嗎？聽起抽象的不得了，如果拿來問阿軍，哲學系的不知道會給出什麼回答。

好像真的下雨了，阿哲說臺北全年都在下雨恐怕是真的，雨滴滑過玻璃窗面，像是筆跡模糊的墨水，一字一字暈濕而消散。她開始想，等等看到阿哲第一句話要說什麼，說她煮了便當可以加菜嗎？還是說背包裡有他的大外套，高中買的那件，她已經洗乾淨了沒有衣櫃味。還是問他西裝燙了沒，沒有的話媽媽來燙。

手機的叮叮聲又響了，到底為什麼一直響？月租費每個月那麼貴就是要用完，丈夫說過這樣的話吧，你看張敏哲送去臺北念書那麼貴還不是一點用都沒有。大量的字碼浮上心頭，訊息欄層層相疊，彷彿車陣，從道路的盡頭湧出，擦過瞳孔，安靜地消失於另一個盡頭。

或許她真該跟阿軍拿一張衛生紙的，至少把眼屎什麼的擦乾淨，不然這樣怎麼見阿哲，她的手在編織袋裡撈著，也不知道自己在撈什麼，耳邊只有塑膠袋的摩擦聲刷刷，刷刷，聽起來就像阿軍又在調整廣播。

雨越來越大了，玻璃車窗被他們的呼出的熱氣蒙上月白的迷霧，紅燈剩幾秒了？她看不清楚，她忽然很害怕下車，只覺得外面的一切都是這樣塞著，那麼遠，又那麼近。

# 曾耀輝



## 個人簡介

1997年生，熱愛文字之詭麗、曖昧、游移，曾獲110年度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2022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佳作、水煙紗漣文學獎，曾入圍56屆廣播金鐘獎、華文永續報導獎。

## 得獎感言

寫下一切的時候，我彷彿又回到那場凝滯的車陣裡，像一枚失語的棋子，無可逃脫也無可推進，那樣的停滯感讓我脆弱、寂寞，也讓我感受到人與生俱來的孤獨。我試圖賦予小說一點信念感，也試圖相信文學能帶我更靠近遠方。感謝評審，感謝李先生待在文學的第一線陪伴我，感謝父母妹妹，感謝好友花用「鎖定的時空」敘述一切，感謝魚梅茹，感謝過往師長的祝福，這些前進都關乎你們。

全程是身為母親的她坐在兒子的同志伴侶車子裡，目的地是探望與伴侶同住的兒子，路上遇到塞車，使車程延長，在這密閉的空間裡，作者以母親的動作和對話，鋪陳出一名女性在婚姻與母子關係上的壓抑。塞的不只是交通，也是親子關係，母子情感的疏離、夫妻關係的瑣碎，映照出一名女性步入婚姻後的處境：在照顧了家庭，步入了中年後，她成為了什麼樣的女人？小說具想像空間。文字細膩，情節鋪排具張力。



AWARD  
LITERATURE